民间郎中·挎篮毒与一段奇缘

文/大陆大法弟子

最近在正见网上读了几篇关于传统中医中药的文章，叹服中华传统文化博大、精深之余，也勾起我对一段尘封往事的回忆，和与之有关的一段奇缘。

一、缘起

一九七二年，我十七岁，初中毕业，当时正是文革中期，所有这一届毕业的学生全部发配到农村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刚下乡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，用大字报贴在墙上，表示“扎根农村六十年”。可我并不甘心，悄悄的带了一些书，空余的时间自己复习。

我下乡的某村，大队书记同情这些十七八岁的城里孩子，没干过农活，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比较轻松的活计。七三年春天，我被抽调到大队种试验田。还有两个人：一个是学校侯老师（化名），三、四十岁，很有才华的老师，不知为什么到试验田来种地了；还有一个，和我是同一届毕业的还乡青年小范（化名），小范是当地人，毕业后就回到家乡了。

我和侯老师、小范在一起劳动的时候，相处的很好。小范同学，朴实、聪明、而且肯下功夫学习。他父母早亡，有几个哥、姐，都结婚了，谁也顾不了他，也顾不上他。他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才能实现未知的目标。侯老师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，看我们爱学习，在劳动之余，经常出一些题让我俩演算。还有一些趣味题，比如什么：十棵树种五行，每行四棵，怎么种；4–1=5 等等，开阔了大脑思路，更勾起我俩的学习兴趣。

一般的题都难不倒我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道题叫：“韩信乱点兵”。大意是，韩信带兵打仗的时候，只要数了士兵头排和尾排的人数，就是算出共有多少士兵。这道题我没算出来，小范回家一宿没睡觉，用方程式算出来了。侯老师很高兴，夸奖小范聪明，还告诉我们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

期间我们三人就象老师带学生，我和小范是同班同学的那种感觉，相处的很愉快。我们在一起不到两个月，试验田的工作告一段落，我们就分开了。

小范又被抽调到公社修水库，负责测量等。因为在水库工作，农村的孩子都会几下狗刨，常在水库里游泳。有一次游泳上来后，胳膊小臂肿了，后来小臂肿的越来越粗，还挺疼的。到公社医院去看，医生说到县医院看吧，到了县医院医生说得截肢。小范一听吓坏了。十多岁的孩子，无父无母又无钱的，截肢那不残废了吗，这一辈子可怎么过啊。

小范找到哥姐和亲戚们哭诉此事。有个亲戚说：我知道某村有个郎中会看疑难杂症，找他看看吧。小范第一次去找郎中，大门紧闭，锁头看家。问了邻居，知道确有此人，是“牛鬼蛇神”，属于四类份子，正在公社办的“学习班”劳动改造呢，白天不许回家。

小范晚上又去，说明来意。此人摇头摆手不给看，说：我就是因为这才被定为“四类份子”的，说我是宣传封建迷信，是“四旧”。给你看了，不是顶烟上吗？那还不打死我？小范一听扑通一下跪地说：大叔，行行好救救我吧，我才十八岁，如果截肢我这一辈子就毁了。

小范悲悲切切的述说自己的身世，俗话说：男儿有泪不轻弹。郎中看小范哭的可怜，动了恻隐之心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三小包药粉。对小范说：你这叫“挎篮毒”，因为毒发在胳膊弯挎篮子的地方，所以叫“挎篮毒”。然后用锥子在小范的胳膊上扎个眼，把纸碾成筒，药倒在纸筒里面，纸筒对着针眼的地方，用嘴一吹，药渗到胳膊里，简单的包一下。把另两包药粉给了小范，说回去后每天一次，如是操作。并再三叮嘱不要对外人说。

几天后，小范胳膊消肿、不疼了。小范拿着亲戚们凑的一百元钱来谢郎中。当时是没有百元大票的，最大面额是十元，和五元、二元、一元的。那时我们干一天活只挣一毛钱，一百元钱对农村老百姓来说就是巨款了。可郎中说不收钱，只行好积德。小范再三恳求，只收五元成本费。

到了七五年，我抽工回城，有了工作，每月工资 19 元，能补贴家用。七六年恢复高考，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参加。小范参加了。高考后，小范到单位来找我，问我为什么不参加高考？我说：没钱上学，我也满足现状了。他说：没钱可以考师范学校啊，他为我惋惜。此后，我们再没有联系过。

二、奇遇

日月如梭，时光流转，到了二零零五年，我退休了，并到外地居住。处于网络时代，我学会了上网，有了 QQ 聊天、注册了“网易”邮箱，写博客。神奇的是在 QQ 聊天中，我和小范相遇了。时隔三十年啊，此时，我俩都已经年过半百了。

三十年中，我经历、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幸运的是我得大法了，从开始的祛病健身，渐渐的懂得了这是返本归真、度人出迷苦的天梯。大法弟子不但修好自己，还有助师救人的使命，所以我明白在网上和小范相遇绝非偶然。

当我俩互相认出对方的时候，都很兴奋，津津乐道的述说着小时候的经历，重温艰苦岁月中留下的苦涩记忆。当时 QQ 聊天已经满足不了我俩想了解对方的需求，就用网易信箱写信。

慢慢了解到，小范经过自己的努力，是高知，在他研究的领域里小有成就。当时我修炼大法十年了，明白这些都是表象，他真正的目地是来听真相的。可是怎么告诉他呢？虽然当时的网控不象现在这么严重，我也不敢大意造次。

我先讲传统文化，五千年留下的传统文化都是敬天礼佛，善恶有报。咱们要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，有良心的中国人等等。小范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人朴实、善良，有传统文化的底子，讲这些都能接受。

虽然他研究的课题我不懂，但我从根本上讲道理。我说：科学应该是造福人类的，原子弹是高科技了，却是毁灭人类的，这不矛盾吗？我说：自从有了汽车，给人类带来舒适、便捷，但车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了，所以说现代的科学并不科学。他也感到迷茫。

在技术论坛上，我知道国内的信箱不安全，不适合直接给他讲真相。为了安全我们注册了国外信箱。

后来我就把“动态网”连接地址裹在信箱中，发给他。他第一次打开动态网时说：真吓人，都是没看过的东西。有了第一次，毕竟是高知，他下载了小鸽子软件。我又把《九评共产党》的连接地址发给他，推荐他看《九评》。

几天后我收到一条短信：“你送给我的好酒，我昨天晚上一口气喝了六瓶半，越喝越清醒。” 第一遍看短信的时候，我有点懵。看了三遍，我一下明白了，小范看《九评》了。我为他的智慧、理智而点赞。

后来他谈到：《九评》里写的都是真的。我大爷就是在土改的时候被共产党枪毙的，还让全村人去围观。当我有了一些成绩后，单位多次找我入党，都被我拒绝。后来几次三番的找，我为了减少麻烦，就加入了民主党派，这才作罢。他说现在的学术造假，谁都控制不了了，谁都无力回天了，真是全面的腐败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小范用信箱给我发来一封“四退声明”。他说：我不但退团、队，连加入的民主党派、红卫兵都退，四退，彻底与邪党决裂。他还特别嘱咐，看完后马上删除，不能保存。我祝福他真正明白了真相，并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给他发表了声明。还让他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家人。

不知我和小范是哪生哪世结下的缘分，在这末法末劫时刻，他完成了自己来世的夙愿，我兑现了自己曾经的承诺。

什么是“家”？人人都想有一个家，可是这个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，这是每个生命都期望又渴望的“梦”，可是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希望与盼望都不一样，但是寻找“真爱”是真的，寻找家的温暖是真的。

因为身心的寒冷已经很久很久了，这样的“家”仿佛只有在梦中才可能出现，才可能美梦成真，所以喜欢做梦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在夜晚的梦中，寻找着“回家”的感觉，那并不是男女情感，也不是亲情纠缠，更不是繁琐的人情世故，而是归真的简单与单纯，那份久别的温馨，只有在那个梦中的“家”才可以找到。风靡全球的“神韵晚会”就是我梦中的家。

人间的家：子孙满堂，儿女成群，母慈子孝，功成名就，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夫唱妇随，一生荣耀，嫁得良人，锦衣玉食，一身珠宝，家财万贯，名满天下，体面风光，不枉此生，含笑九泉，然后呢？或许这样的家确实存在，或许这样的家是需要聚集厚德的，而且这样的家注定是求不来的，外人看的是表面，形容词也是一摞一摞的，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会明白真正的玄机，也许只管自己去做好人好事，却无所求，无为的走在生命重塑的正路上，有着施恩不言报的品德，上天自会看见，赐予福报。当然对于这样的厚德之人，这样的家或许并不是他的人生渴望与追求，反而对此一点也不稀罕，所以有与没有自然也无所谓了，想回到梦中的“天国”，对于这样的生命而言，确实是比较容易一些的。

“家”，疲惫的港湾，坦诚与信任的乱世舒心地，一方寸土的价值能有多少，男女的结合，阴阳的相遇是为了什么？这个“家”关联着“天国之家”，重塑这个家，这方寸土成为了人间的无价之宝，可以通往天堂，当两个极端从新归正的时候，就是天人合一了，人体自有阴阳，一切向内修自己，根本不用向外找。

现今的社会，每家每户的完整程度，已经所剩无几了，人类注定的自私繁衍，一代残害着下一代，不是为了提升心性与修养，而是为了用道德绑架别人，孝道也好，恩情也罢，成了利己的工具，把幼小的生命作为牺牲品，献祭给邪党恶魔，终究还是为了那最狠毒见不得光的“名利情”，也就是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的“虚荣”，虚荣是魔鬼，逞强也好，算计也罢，当因果报应的时候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一切都是自己曾经的选择。虚荣是什么？虚荣是星空中的乌云，各自划着界限与瓜分利益的占有，一人一半且公平，相安无事，你多我少必起争端，你死我亡，坏事做尽的，强占强抢的，就是精枯灵毁，鬼变的自然归地狱去算账，乌云散去星空闪耀。

且对比现今社会为了钱财名利，淫欲色情，极度败坏的争斗与拼搏，古人有着大智若愚的言行，而现代人有着不达目地不罢休的狠劲，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，比的是镰刀与斧头，比的是见肉见血的深度，谁更杀人不眨眼，这样的生命离道甚远，但是这样不吃亏的“狠家”却成为很多人的黄粱美梦，这样的家迟早会风光一时，大难临头，因为所求的早已透支了全部德行，一路下滑直至消失。

天上的家：面视而笑，心如童趣，殿檐神兽，内堂庄严，心性如孩，智慧如泉，身轻似羽，婀娜曼妙，灵凤龙旋，清新幽香，云卷紫霞，净水叮咚，秀山木亭，闻檀飘然，心舒神爽，自在圆满，天地同寿，无尽光明，何以为家，此家真家。

我知道这个家是真的存在，我知道天国是真的存在，我知道天国亲人在等在盼，我知道我差点儿就迷在了人世的“家”中，差点儿就迷在了三界的“情”中，差点儿就消亡在“名利情”中，差点儿就被“仇恨妒嫉”迷失了心智，差点儿就被轮回的“爱恨”占了上风，它不是我，我知道，可是它为什么能钻空子，因为今生今世的我也同样有着这些人心执著。当它们被翻出来，当黑业的它们群集而攻之的时候，我能放下多少呢？是的，我可以放下全部，我不承认它们，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，真正的家，那是我的圣殿，我的天国，我的真心。

由伯虑愁眠所思 身在梦中 心在天外

文/小宇

“杞人忧天，伯虑愁眠。”前一句常被用来形容人过分忧虑，然而“伯虑愁眠”却鲜有人提及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中载：“伯虑国、离耳国、雕题国、北朐国皆在郁水南。一曰‘相虑’。”而在《镜花缘》第二十七回中，更有详细记述：伯虑国之人一生最怕睡觉，唯恐一觉不醒，性命全失。因而日夜愁眠，虽有床帐，却只作休息之用，从无真正安睡之举。久而久之，精神困惫，若偶然沉睡，往往数月不醒，亲友皆以为亡。及至醒来，竟被视为死里逃生，全家庆贺。伯虑国中因睡而死者数不胜数，于是睡眠成为全民畏惧之事。由此，他们终年忧愁，少有笑颜，未及弱冠便已须发皆白。

乍看之下，伯虑国之人对睡眠的恐惧似乎荒诞可笑。然而再细思，却颇耐人寻味。这种惧怕，是否正象征着生命降临三界时的状态？人生如梦，《红楼梦》、黄粱一梦、南柯一梦皆以此喻。进入这场大梦，生命的记忆被锁住，再也不知自身来处与真貌。若沉溺其中、再无醒悟，正是伯虑国人所真正恐惧的境地。

我们日常从梦中醒来，往往一叹“原来是梦”，或释然或遗憾。但若人生本就是一场梦呢？白居易曾向鸟巢禅师请益：“为当梦是浮生事，为复浮生是梦中？”禅师答曰：“何须更问浮生事，只此浮生是梦中。”人生来时一身光，去时亦一身光。奋斗所得，牵挂不舍，终究都带不走。既然来去无差别，那么何者才是真正有意义的？

现代人常感慨人生苦短，于是尽情追逐享受。然而若不明白“人生如梦”的真义，不求觉醒突破，便如沉睡不醒之人，在苦海中浮沉，何时才能上岸？正如《红楼梦》中《好了歌注》所言：“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”

纵观中西古圣先贤，最终都走上了修炼之路。原来，生命的本愿是返本归真，从幻梦中觉醒。然而，当人们习惯于为生活奔波、为名利喜忧，甚至连回归本源的念想都不再有，这梦又将如何醒来？

不过，亦不必如伯虑国人那般惶惶。上天慈悲，神佛怜爱众生。今日末世，法轮大法洪传世界，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理遍布人间。修心向善者，得以重获新生，明白做人的真义。身虽在梦中，心却能清醒；人虽在戏里，心却能置身戏外。于是，既行走红尘，亦超然三界。如此，又何惧这场大梦？

愿大家静下心来，怀着真诚与敬意，读一读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所作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。也许，你会发现，那正是唤醒灵魂的钥匙。